



永不消逝的岁月

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



★ 黄河出版社

永不消逝的岁月

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

黄河出版社
2000年济南

责任编辑 李景荣
封面设计 张宪峰

书名 永不消逝的岁月
著者 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
出版 黄河出版社 (250002)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印刷 章丘市印刷厂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6.5 印张 175 千字
版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书号 HH 80152 - 2000 - 7
工本费 10.00 元

开篇的话

我们这些老兵，虽说都不是革命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当年，在炮声隆隆的环境中我们参加了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战争的磨炼，我们的经历也算是一笔宝贵财富。如今，我们相继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在颐养天年之际，我们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要把我们战争年代的经历讲给青年一代，把指挥战斗的经验传给青年一代，把为人民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留给青年一代。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后来人了解什么是阶级仇、民族恨，什么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什么是牺牲和奉献。

我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出 80 多个战斗和生活故事，并配上了当年拍摄的照片。故事里虽没有华丽的词藻，但真实可信；照片的清晰度虽不高，但那是当年珍贵的历史记录。看后，定会让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火硝烟中的大无畏精神，感受到战斗间隙的欢快愉悦，感受到在战友牺牲时的那种悲痛心情。

古稀今不稀，盛世多期颐。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中的许多人虽年事已高，但精力旺盛，仍将以各种形式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参与写作的老兵

1999 年 10 月

目 录

开篇的话 (1)

第一章 艰苦卓绝 八年抗战

劳工血泪	苏佩生(2)
刘家井决战	王京建(4)
击毙阿部规秀	肖有良(9)
鲁中军区第一炮	刘永太(11)
一只弹夹和两个日本女人	康俊玉(13)
一定要找到部队	陈作霖(15)
岁月难忘	马 敏(17)
助民劳动	姜一震(19)
神秘人物	王贯一(21)
沐浴在党的阳光下	马丽华(22)
攻克沂水城	李皋鸣(24)
我吼敌胆寒	王京建(25)
我的战友山本胜	王大田(27)
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王京建(30)
重返豫西战场	康俊玉(33)
光复晋察冀第一城	安致和(37)
军垦南泥湾	赵耀武(39)
解放张家口	应振国(44)

第二章 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在土改的日子里	肖静文(48)
浴血英雄排	张作胜(49)
就是钢铁也要炸烂它	李英杰(54)
决不后退一步	肖有良(57)
铁岭保安团	黄殿章(59)
土塔惨案	杨学武(61)
呕心沥血在舞台上	邓坤明(62)
将军身上的弹片	王爱芹(65)
炮击英舰紫石英号	安林盛(66)
英雄突击营	周文铭(68)
坚强的母亲	马丽华(75)
我们的儿童团	李同义(76)
难忘的剧照	高 虹(79)
生死战友情	康俊玉(82)
徒涉黄泛区	李皋鸣(84)
一枚手榴弹的威力	吴宜明(85)
战地宣传队	肖乐禹(88)
模范女护士班	马丽华(90)
喋血徐水城	王福增(92)
攻克鹤山	郭芳和 孙汉春 杨学武(94)
南征记实	周文铭(96)

第三章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铸锦山的英雄们	张以连(102)
保家卫过大江	王风春(106)

钢铁后勤运输线	刘纯武(107)
在金城反击战中	刘正方(109)
炮兵显神威	晁仁德(111)
神勇炮兵班	孙佳军(113)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康俊玉(115)
一支年轻的坦克团	商与禄(118)
留个纪念吧	晁仁德(119)
从看护员到手术队长	张志琪(121)
防空洞前留个影	周计录(123)
爱民新歌	刘琳(125)
异国情谊	郑全野(126)
国庆观礼	王京建(128)
中国大尉与朝鲜士兵	马敏(129)
光辉长存在人间	王树屏(131)
告别志愿军烈士墓	王树屏(134)
三八线,别了	张敬民(136)
党给我荣誉	管松(137)
在“选飞”体检中	刘志禧(140)
接苏军大炮之后	刘其伦(141)
痛打美帝飞贼	董薇(143)
两次援越抗美	安致和(145)
老党员复员之后	刘志禧(146)

第四章 勇敢人的足迹

反“扫荡”	刘庭珍(148)
西楼突围	刘庭珍(152)
痛打顽军	刘庭珍(155)
白沙埠攻坚	刘庭珍(161)

负伤前后	刘庭珍(166)
敌后周旋	刘庭珍(170)
加郎山阻击战	刘庭珍(177)

第五章 战地通讯实录

记陆房突围	姜 震(185)
死里得生	— 震(187)
陆集肉搏战	姜震(189)
酣战微山湖	姜震(190)
至死不屈的王家邦	震(192)
空手翻火车	震(193)
四辆坦克的死亡	震(193)
大青山突围	白 晋(194)
奋斗中的尼山支队	江 雨(195)
聂家庄突围记	江 雨(196)
我们的破冰船	— 震(199)
夜摸界首之敌	震(199)

第一章

艰苦卓绝 八年抗战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最深重的一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序幕，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取得抗战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中华大地上，处处炮声隆隆，烽烟滚滚；近千座城市和广大村镇被铁蹄蹂躏；到处可见废墟累累、血迹斑斑的“无人区”；有3800余家工厂和学校被破坏；日本侵略者把无辜的百姓当作射击的活靶子，拿活人作细菌武器的试验，仅我国东北、山西等地的“万人坑”就有60多处。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惨重，高达3500万人，其中死亡2254万人。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悲壮的殊死战斗的历史。千千万万优秀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勇往直前，英勇杀敌。无数的热血儿女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而英勇献身。

抗日战争以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载入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史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让屈辱的历史永远成为过去。

劳工血泪

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受害的幸存者，是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的。1944年2月的一天凌晨，驻无极县呈现村的一队日伪军，突然包围我北俱佑村，将睡梦中的全村男女老少都轰了起来，押到村北一块空地上，我也被裹在人群中。日军发淫威了，用枪托捣、棍子打、鸣枪恫吓，逼问谁是“土八路”。折腾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出一个“土八路”。鬼子气急败坏地把我和十几个青壮年用绳子倒背着手成串捆绑在一起，押解到呈现村据点，囚在一个院子里。当日上午，一个日军少佐指挥一伙日伪军对我们威逼说：“谁是村干部”，“谁是土八路”，“不供认要统统枪毙！”但是大家都不吭声。那个手里拿着鞭子的少佐把我从青年中拖出来吼道：

“你是不是八路？”

“不是！”

“不说要吃苦的！”

他的话音刚落，就举起手里的鞭子向我背和脖子上猛抽，一道一道鞭痕流出鲜血。我不求饶，一声不吭地怒视着日本兵。他一扬手又上来四个日本兵，把我按倒在地，用根有棱角的长桌腿，一气打了许多下，打得我皮开肉绽。日本兵见我不语，又把我捆在一个木桩上，撬开我的口灌两大桶水，灌得我两眼发直，几次昏死过去。第二天又用酷刑“老虎凳”、“压杆子”来折磨我，痛得我死去活来。之后又把我囚在一个木笼里，拖到院墙根一个土坑里，扬言不说实话就活埋。我始终说我是“良民百姓”。

4月初，我被押到石家庄日军“第一训练部”。此处对外称是训练建设“东亚共荣圈”的劳动大军，实际上是日军宪兵队监狱。这里关押着500多人，除少数被俘的中国军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穷苦百姓。我们同囚犯一样，天天关在木板房里，开始不给吃饭，不让睡觉，

连说话都不准。没多少日子，大家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每天都有十多个同胞死去，有的人还没断气就被活埋了，真是惨不忍睹啊！5月下旬，日本宪兵把我们剩下的300多人押到塘沽，驱赶到一艘日本轮船的大舱里。我们在臭气扑鼻的船舱内，不知在海上漂泊了几天几夜，一天下午我们这批所谓的“中国劳工”在日本下关下了船。日本当局对我们强行检疫，把我们的衣物全部烧掉，每人换上一身麻袋片制作的劳动服。后被押送到本州长野县大山区电站工地，开始了艰难痛苦的劳工生活……

失去人身自由的中国劳工，都被看做亡国奴、会说话的苦力。我们每天打眼、炸山、抬扛石料，一干就是12小时。三餐吃的是猪狗食，用大米糠掺

高粱碾成的“劳工面”蒸的黑窝头，一顿只给三个，一点盐粒也不给，更不用说咸菜了。日本工头高田、警察小野天不亮就强迫我们去干活，稍不随意就鞭子抽，棍子打，还骂我们是“亡国奴”，威胁“不好好干活就活埋”。我们压着满腔怒火，暗中“磨洋工”，破坏工具、器械。一次还集体罢工，警察把我们押到深山沟里，不给饭吃，施用各种酷刑，强迫供出领头人，大家心齐就是宁死不说。警察在山里折腾我们足有两个星期，被折磨死的劳工就有四五十人之多。



照片为苏佩生回国后

参加解放军时留影

1945年1月，鬼子又把我们押到岐阜县格务原修飞机库，劳动量更重了，吃饭也更困难，有时连米糠窝头都没有，我们饿急了就到山沟里挖草根充饥。好在这里有农民，多数是妇女和老人。他们都很同情我们，趁工头、警察不在时，就主动接近我们，不少妇女会写汉字，有的在地上写：“是不是支那人？”“家有什么人？”我们也在地上写：“有父母、妻子、孩子……”他们对我们伸出大拇指，对工头、警察伸出小拇指，以示爱憎。有时还偷偷找来报纸给我们看，我们这才知道盟军已对日军开战。由于盟军飞机经常在格务原上空侦察扫射，工头、警察对我们也就管得松了，我们也自由多了。一天，当地一位老人给我们送来一张报纸，上面登着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我们向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抓的人，改善伙食，医治疾病，交出死者骨灰，迅速遣送我们回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旬，我们500多劳工，捧着部分死难劳工的骨灰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亡国奴的生活。我至今对日本岐阜县格务原人民怀着深深的谢意，在他们也同样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照我们这些举目无亲、身陷囹圄的中国劳工。这充分证明了中日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是刻骨铭心永世不会忘记的！

我也要呼唤，当今社会上那些荣辱观念淡薄的青年人，千万不要忘记受人凌辱的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苏佩生口述 刘基地整理）

刘家井激战

我一直保存着两位首长的照片：一位是山东清河区八路军主力部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另一位是支队副司令员，后继任司令员的杨国夫同志。

抗日战争初期，我先在马司令员身旁当勤务兵，后又为杨国夫司



马耀南司令员



杨国夫副司令员

令员当警卫员。他们俩的一举一动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们俩共同指挥的邹平县刘家井与日寇激战的那个场面。

刘家井是小清河南平原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四周有一条二三米宽、一米多深的壕沟和一道三四米高、三米来宽的围墙。这是该村地主、富农为防土匪而构筑的。围墙的四门和四角上还筑有炮台，安放着八门被鬼子称为“铁扫帚”的“五子炮”。马、杨首长和司令部、直属队都驻在这里。刘家井西北的马庄、郑家村驻十一团和桓台独立营；东北面的刘聚桥驻马千里团长、孙正政委带的第七团；西南面的吴家、大碾驻李人风的十团。与刘聚桥毗邻的韩家驻孙鸣岗的第二梯队。这支部队稍事休整后，准备进入黄河北扩大根据地。

四面受围

1939年6月6日拂晓，我们突然被西北方向的一阵激烈的枪声

惊醒。我一个骨碌爬起来，跑到院子里，见杨副司令员穿着一身旧绿军装，打着绑腿，扎着宽牛皮带，从后院走出来，匆匆走出门去。我像往常一样，赶紧到他住屋，把行李装进马褡子里，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尔后出了屋，向北门跟踪而去。来到北门围墙上，见马司令、杨副司令和刚到职的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都在。还有作战科长、侦察科长、参谋、警卫员、通信员、侦察员等多人。天还不亮，50米以内的麦田、柏树林、坟丘、石碑依稀可辨，再远些，就是雾腾腾、灰蒙蒙的一片，光听到枪声看不见敌人。因为还没弄清敌人的数量和意图，支队首长便命令侦察科派出便衣侦察员前去探究虚实。

情况很快清楚了：是烟警旅团长松本少将集中了九户、魏家桥、青城、齐东的2500多日伪军，从西北两面向马庄、郑家进犯。天刚亮时，又传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声和掷弹筒炮声，原来是鬼子发现了躲在麦田里的群众，便拼命向老百姓射击。在太阳升起时，鬼子的太阳旗慢慢向东移动，向刘聚桥、韩家迂回过来。

我七团和第二梯队，立即投入了战斗，马千里团长和孙鸣岗梯队司令指挥部队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10点多钟，日军伤亡惨重，暂停止进攻。早饭后，马、杨首长召集各团长、政委开紧急会议，研究打不打这一仗。最后统一意见：只有打跑敌人，才能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巩固根据地。遂决定打好这一仗，进军鲁北。记得马耀南司令员对杨国夫副司令员说：“老杨，你当过红军团长，这次就看你的了，狠狠地打，打个大胜仗，扩大政治影响。我们花点代价，锻炼一下我们的部队嘛！”看得出马司令对杨副司令非常信任。“有司令员撑腰，要我干什么都可！”杨副司令也非常尊敬马司令。会一散，杨副司令就带着几个参谋和我们几个警通人员出了北门，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察看地形，布置外围防御。对哪个地方可能遭到攻击，哪个地方放多少人，挖什么工事，如何出击和火力支援等，都作了具体部署。他不时告诫干部战士说：“今天敌人来的多，大部分是鬼子，要准备打大仗。”又说：“要把工事构筑好，部队进入掩体，预备队要分散隐蔽休息。敌人上来要沉着，等鬼子靠近再打，注意不要暴露目标……”当他走到

支队惟一的迫击炮排阵地时，对李风年排长说：“我们的炮弹不多，哪里鬼子队形密集就往哪打，打不好我可找你是问呀！”李排长向首长保证说：“打不好，你砍我的脑袋好了！”杨副司令笑着说：“我想要的是日本鬼子的脑袋！”之后，他又来到东门外特务团一、三连的阵地，看了掩体和交通沟后说：“你们是能攻善守的部队，鬼子发起进攻时，可能先从东北方向转到东边，抢占那座大墓地，你们那里可多放些特等射手，专打敌人的指挥官。”进了东门，他登上围墙，在围墙上边走边看，又经南门绕到西门，到十团特务连阵地，问徐副连长工事搞得怎么样？并指示：“你们这里一定要守住，跟十团保持联系就全靠你们了。”徐副连长表态：“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坚守任务！”这时李人风团长也来到特务连阵地，向杨副司令员汇报了阵地配置情况，杨副司令员满意地给予肯定。

一切检查部署完毕，我们又登上围墙，只见东方远处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一辆辆载着鬼子的土黄色卡车急驶而来，杨副司令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过了一会，便衣侦察员骑着自行车前来报告，说从邹平、长山、周村、张店、章丘调来3500多名日伪军，正由东向南包围过来，还配有100多辆汽车，150多名骑兵，重炮数门，机枪数十挺，总兵力6000多人。而我们的装备只有“单打一”、“九连灯”、“老毛瑟”、“汉阳造”、“晋造”、“套筒”以及少数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三八式”大盖枪。眼前的日本鬼子无论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大大超过我们。这时，我们已被敌人三面包围，形势十分严峻。

浴血奋战

中午，北面敌人发起了新的进攻，刺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寒光。在日本寇指挥官的驱使下，敌人不断向我阵地移动。最前边的是几条军犬在麦田里往返奔跑，进行侦察，后边是端着刺刀的鬼子正步步向我们逼近。

在北门指挥土炮的军械修理所长吕福录气急了，几次要下令射击，都被杨副司令制止了。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直到五六

十米，杨副司令才示意开炮，结果首发命中，报销了一汽车的鬼子。首长亲自指挥，战士们越打越勇，修理所长吕福录索性脱掉上衣，打一炮换一个地方，累得满头大汗，两只手和脸都被火药熏黑了，没一会儿就炸死30多个鬼子。身材魁梧的炮兵排长李风年也不示弱，指挥三门迫击炮，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身负重伤的三连长王得水，依靠构筑的工事，沉着指挥，接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还打坏敌人汽车两辆，最后英勇牺牲在阵地上。

下午两点左右，东面的战斗也激烈起来，敌人数门山炮同时轰击，想把东门打开。坚守在外围的特务团一、三连，寸土不让，英勇战斗。阵地前沿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他们连续打退敌人五次进攻，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最后奉命撤到围墙上，凭险坚守。鬼子占领坟地后，用大炮直瞄东门猛轰，打开了一个口子。在此危急情况下，杨副司令员亲临指挥，一面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一面组织力量用大车和土坯把东门堵死。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轮番进攻。我们集中几挺机枪和优秀射手，在近距离有利地形上，给敌人大量的杀伤。一连指导员孙利华打仗是个猛将，哪里情况最危急他就到哪里去，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指挥沉着灵活，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一个人就打死了18个鬼子，获得部队首长高度称赞。

穷凶极恶的日寇气急败坏，尽管前面一排排倒下，后面的还是一个劲往前冲，有些已进到突破口，上了围墙。一连排长赵延庆带领一、二班勇士，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大喊一声迎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战士李德福和一个粗壮的鬼子滚在一起，赵延庆急奔过去救援，却被一鬼子缠住。只听“轰”的一声，李德福拉响了手榴弹，同鬼子同归于尽……这时敌人的后续部队已被我火力截断，赵延庆带着战士又迅速返回围墙，阵地上响起了“为烈士报仇”的怒吼声。

战斗打响后，马耀南司令员还动员了当地二百多群众做战勤工作，给部队烧水做饭、抬伤员、送弹药，不少群众还主动参战。老贫农梁启肃和刘振秀，用八门土炮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很大杀伤。

胜利突围

下午4点多钟，马、杨首长分析了形势后决定突围，并认为吴家方向敌人兵力少，是突围的最佳地点。为了稳妥起见，杨副司令员和赵明新主任再次察看了路线。“马司令，你带机关先走，我留在这里断后！”杨副司令员诚恳地说。“不，你带机关先走，我来掩护。”马司令员态度坚决。杨副司令再次恳求：“部队不能没有你，马司令，你快带领大部队突围吧！”当时，在场的区委书记景晓村、政治部主任赵明新也赞成马司令员先撤。在杨副司令员组织的火力掩护下，马司令同机关人员出西门，经吴家沿一条自然沟进入安全地带。杨副司令员手持望远镜，镇定自若地站在围埂上观察敌人动向。战斗持续到晚上7点多钟。傍晚时，鬼子终于冲上了围墙，与我阻击的一、三连拼上了刺刀，打起巷战。正在这时，老天助我，霎时黄风骤起，继而暴雨滂沱，我阻击部队趁机突了围。

这一仗，我们以200余人的伤亡，消灭了敌人800多人，其中鬼子417人。日本鬼子连夜在刘聚桥抓了7名老乡为鬼子装死尸。事毕，鬼子怕走漏风声，以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手段，杀人灭口，侥幸其中一位姓郝的老乡未被捅死，被我们救活。

(王京建)

击毙阿部规秀

抗日战争前期，日寇驻张家口的“蒙疆驻屯军总司令”兼日军独立混成二旅旅团长的阿部规秀中将，被我晋察冀一分区部队击毙在太行山东麓黄土岭。这个被称为日军“名将之花”、新战术“俊才”、“山地战专家”的中将，“凋谢在太行山上”，震动了日本朝野。在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击毙的日军军官中，阿部规秀是职务最高的一